

塞上

朱鸿

在塞上,我常常沉默着。我本能地使自己融化于我所处的苍凉景色,这样和谐一些。任何语言,都不能完整表达我在斯地的感受。只要我发出声音,它就变得浅薄,空洞,轻得像透明的天上偶尔飘浮的白云。自然有其两面性,它在大陆的东南,展现的是多么浓郁的绿、温柔和美丽,可在大陆的西北却裸露着多么贫乏的黄、冷酷和丑陋。我简直置身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之中,不管是脚下的戈壁还是远方的山岭,都是光秃秃赤裸裸的,几乎没有草木。仿佛谁把地球解剖了,之后,将那难以愈合的伤疤呈现给你。阳光之下,其沉睡的大地,散发着一股原始的气息。

一只褐色的虫子,有着坚硬的肌肤,会突然从什么地方窜出,闪电似的,跑得无影无踪。它的身体碰撞着礁石,竟仿佛是两种金属在轻轻敲打。这只虫子很像蜥蜴,不过它比蜥蜴迅速。跑的时候,发出一种响亮的叫声,孩子似的兴奋。显然是它的叫声使我注意到它,因为这只虫子的颜色与它赖以爬行的戈壁沙漠是一样的颜色。我惊奇地竟有这样的动物。

塞上的天,几乎没有雨的种子,而太阳则是巨大的,中午照射着白光,像针芒和刀刃似的,很是炫目。太阳的白光弥漫于空中,俨然一种虚无,但落到大地上却成了一种实在。我伸手试验,感觉太阳的白光竟有一定的重量。这里少树木。如果有,那么也是

孤独的一棵两棵,其是当年修筑铁路和公路的人所种的。不过仔细寻找,会发现一种草,蜷曲如女人烫了的头发,焦黄至极。稀落之草,零乱地夹杂在戈壁的沙漠之中,成了活的化石。黄昏时候,风会在遥远的山间游荡,并会觅死觅活地呼啸起来,于是黑暗就降临了,只给宇宙空间留下几颗星在闪。我以为,塞上的黑暗是世界上最大最冷的黑暗,也是让人最恐怖最绝望的黑暗,它太广阔,太浓密了。

塞上的地形和风光,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我却固执地想象,这是上帝在其愤怒之际所创造的。上帝和人一样,充满了七情六欲。不过究竟是谁惹恼了上帝,使他在愤怒之中制作了如斯拙劣的区域。这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而上帝竟没有在乎。

塞上的人,生活在可以避风的山沟。有两个小孩愣愣地站在门前,一只黄狗在围着他们转悠。屋舍就那么几间,墙、顶全是泥抹的,看起来很低矮,像是一些随便堆放着的盒子。这里没有大雨,可以不用砖瓦,而低矮则在冬天会暖和一点。远远望着,这些黄泥屋舍和周围的黄土山坡是融在一起的。没有什么东西装饰,只有挂在廊檐的辣子,其红得刺耳,直直地垂下一线,非常美。不尝插柳,也不尝植杨,仅仅几畦耐旱的蔬菜,绿在黄色的世界。夜晚,照明的油灯亮一会儿就熄灭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新的一天。我曾经睡在一家农民的炕上,听着主人浓重的

嘶声,想,这些人最初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他们知道他人的生活么?他们愿意离开斯地吗?

在一个村子,我看到了一位老人的埋葬过程。令我迷惑的是,他的儿女孙子都不哭,仿佛没有悲痛似的。一位长者领着披麻戴孝的成员,沿着一条小路,默默向山的南面走去。那里当一片墓地,其祖祖辈辈的亡灵安葬于此。现在,这个闭了眼睛的老人成了其中的一位。棺材放进穴洞的时候,有人点燃了鞭炮,但他的亲属却仍没有哭,仿佛永别的不是自己的父亲或祖父,他们显得极为漠然或超然。

牧羊人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更为孤独的。陪伴他们的,除了羊,就是风、云,或是广袤的荒漠了。不过,他们绝不是没有情感的泥沙和石头。我曾经看到一个牧羊人坐在坡上晒太阳,便走过去问候。他看了看我,没有张嘴,继续捏弄着他的皮鞭。脸是脏的,然而他有乌黑的眼。那眼睛里满是善意,只不过他不想开口而已。他的羊散在周围,寻找着石缝中的青草。我坐在牧羊人旁边,掏出一包香烟给他,想让他唱一支表现爱情的歌。他将香烟扔了回来。我以为他不会,或是不愿意唱,便打算收起我的好奇。然而这时候他站起来,没有任何羞涩和拘谨地唱开了:

哥哥我前边走,
妹妹你后边溜,
过坡坎,进山沟,
我们拉着手,亲口口……
他的眼睛蓦地闪出亮光,黝黑的脸

渗着红潮。随着他粗糙的嘴一张一合,其歌声便向远方荡漾了。在都市,像这样的歌声我并不陌生,不过那是演员在唱,或是一些文人在唱。我以为,他们用的是嗓子,而牧羊人用的则是蕴满肺腑的情感。他干裂而沙哑的歌声,传达着多么丰富的愿望。唱完以后,他就捡起鞭子,打着头羊,使之向上攀登。可惜坡是滑的,那头羊上一步退两步。牧羊人一气之下,竟将头羊扛在自己的肩膀屈膝而上。我惊讶地望着他,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

风在塞上是放肆的,它常常怒吼着陷下一个沙坑,或耸起一个沙丘,甚至会淹没铁道。为改变环境,政府组织用草袋装上泥土,一个挨一个地压着大地,这样既可蓄水,又能固沙。在铁道两边,甚至长城以外的广阔区域,皆以这种方法向恶劣的自然进攻。在从兰州到银川的火车上,我看到了治理以后的沙漠。霞光之中,大地完全成了红色。草袋的痕印,将红色的沙漠分割成棋盘似的格子,仿佛是成千上万只手,用针线把流动沙子缝在网里了。其中草的绿,美妙地在太阳之下闪烁着。

如斯绮丽的景色,是我在城市无论如何也不能看到的。我趴在火车的窗口,久久地眺望着,欣赏着,感叹着。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诗歌天地

歌颂祖国

漫天风沙

鲜艳的国旗,
高高飘扬在我亲爱的祖国——您的心脏,
飘扬在我亲爱的兄弟姐妹——十四亿华夏儿女的心上;

庄严的国徽,
巍巍镶嵌在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城楼上,
镶嵌在中华伟岸——五十六个民族的脸庞。

历史的车轮碾过,
留给我们多少不平凡的日夜,
又留下多少令人难忘的片段。

翻开中国血写的历史,
从1921到1949,
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风风雨雨的长途跋涉,
二十八年坎坎坷坷的日益求索,
二十八年血与火的洗礼,
二十八年生与死的考验。

勇敢的中国人民,
挥动金色的镰刀,
斩断了罪恶的魔掌;
举起正义的斧头,
砸断了封闭的枷锁。

勇敢的中国人民,
用一腔沸腾的热血,
把共和国的旗帜渲染;
用一颗炽热的心,
把共和国的脊梁锤炼。

祖国,
以前的您,
是一个受苦受难的母亲;
我们用铁臂钢拳,
把您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了出来。

如今的您,
是一位正在踏步前进的巨人;
我们愿用青春的勇气和汗水,
为您开辟新的征程。

此刻的您,
更是人民警察头顶的国徽和肩负的职责;
我们愿用法律的武器,
保家卫国伸张正义。

如今
您早已穿过阴沉的苍穹,
早已照亮迷失的航船,
指引着,
永不沉没的巨轮,
驶向温馨的港湾!

春日印象

赵强

春日的阳光,洒了一地
为农耕播撒下新的希望
散在草丛里的芽尖
把头高高地昂起
纵情舒展,感受着春日暖意

青涩的风,掠过田畔小径
自由驰骋,挥出最美的画笔
与雨水、阳光,凝聚力量
紧紧地相拥大地

层叠的枝条,起伏的远山
涌动着绿色音符
追随春的步伐
诉说着春日无尽的期望

成群欢快的鸟儿
在园子里、田野间
你追我赶,尽情地歌唱、飞翔
与轻风流水应和着,奔向远方
婉转的曲子,飘荡在天际
那里有爱情的滋养
也有春日的美韵

春意

胡茂芹 摄



廿载情思话当年

刘婧

一顿火锅,穿越廿载的光阴情思,引出了那段无法忘却的世间真情。

师范读书期间,我是英语科代表。因了这一较为“特殊”的身份,一来二去,我和教英语的杨浩老师有了交集。

“科代表,你来告诉他们。”上课时,每当全班同学无一作答杨老师用英语提出的问题时,杨老师的目光自然会落到我身上。

那时年少,面对杨老师的赏识,我当然心中窃喜,然后站起来用英语说出标准答案。

课后,同学说:“你是杨老师的得意门生。”

进校不久,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去杨老师家里取同学们的作业本。杨老师笑着对我说:“放假后没事来玩儿。”

“好啊,我明天下午就来!”仗着杨老师对我的喜爱,我毫不胆怯地说。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第二天中午时分,家中的座机电话响起,是杨老师打来的。她问我几点过来。我说马上就出发。挂了电话,我颇为感动。没想到杨老师居然对我如此在意。

在那个下午茶的时间里,柔媚的

阳光透过老师家的窗户洒在我的身上。我们坐着聊天,心生欢喜。

不一会儿,我俩的聊天吵醒了杨老师正在午休的爱人——武忠远师叔。他看到我这个小客人的前来,竟然搬了把椅子,坐在沙发的斜对面,和杨老师一起陪我聊起天来。

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叔。他有着跟我父亲一般高的个子,戴着眼镜,说话和气,语速较缓,文质彬彬。

聊天中,他得知我喜欢英语,便想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为此出谋划策。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不知不觉中,已是日落西山。这时候,师叔提出,要带我出去吃火锅。

我受宠若惊。未曾想到,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竟然能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款待。从此,我成了杨老师家的常客。有时下午放学后,我去杨老师家玩。杨老师一边做饭,一边跟我聊天。不一会儿,敲门声响起,是师叔回来了。他见到我后,缓缓地唤着我的名字,脸上满是笑意。

饭好了,吃饭的时候,他们招呼我吃饭。吃饭中间,夫妻二人相互对视,总有人说一句:“咱们结婚迟,要不咱们的娃娃也就这么大了。”那眼神中充满着慈爱与默契。

师叔跟我父亲同龄,杨老师则跟我母亲同岁。

师叔常常说,我就跟他们自家娃娃一样。因此,我遇到了事情,也少不了麻烦师叔。师叔也说,我的事情他肯定管。我要参加考试,不知道要买什么复习资料,向师叔请教。第二天下午,师叔下班后,从延安校门口的书店给我买来了书。晚自习前,杨老师给我把书送到了教室门口。那时候没有手机,每次遇到事情需要向师叔求助,我把电话打到杨老师家里,杨老师总会说:你给你师叔说。然后师叔就会接起电话,耐心听我表述。放假了,师叔跟杨老师聊天,还说不见我过来玩。我爱好写作,师叔便主动给我引荐了一位作家,让他带着我写作。无论后来我认识了多少作家,可迈进文学门槛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位作家,是师叔引荐的。他操心过我的婚姻,惦念过我的就业。而这一切的一切,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毫无所图的!

师范求学中,杨老师只教了我两年的英语,每周只给我们上两节课。可以说,课堂上,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可就在这为数不多的时间里,她能如此善待一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她带我走进了她的家庭,让我结识了她那拥有骄人成就却温润如玉的爱人。

也许,每一个有情有义的孩子,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光鲜亮丽的一面示于曾经善待过自己的人。可无奈化弄人,无数次的尝试,走完了太多的过程,可最终只是差了那个结果。没

有荣归故里,只有颠沛流离;没有衣锦还乡,只有一地鸡毛;没有华丽转身,只有襟抱未开。对于杨老师和师叔,虽然时时念及,但恐相顾无言,故而多年未见,只有年节时分微信中寥寥数语的问候。

去年,在和杨老师的微信聊天中,杨老师才告诉我,他们已经定居西安。

后来我才得知,从延安大副校长职位退休后的师叔又去西安某高校担任了副校长。

回想这些年,我只是一直疲于奔命地追寻着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只是好面子,觉得自己一无所获而不好意思再去看杨老师和师叔。可岁月不待人,未曾想到他们已经离开延安,我再也不能像读书时候那样,想见他们的时候就能见到了!

我真是太虚伪了!虚伪到只是觉得自己未能拿到自我价值判断中最重要的东西却忽略了曾经对我那么好的两个人!

我曾经为很多善待过我的人留下过文字,却唯独未曾为他们夫妇二人留下只言片语;我也请过很多人共同进餐,却唯独没有单独邀约使我苍凉生命照进一米暖阳的他们共进一粥一饭。

我真是太过分了!微信中,杨老师和师叔都告诉我,下西安之后联系。可我何时能有这个机会呢?只盼望他们假期能够回延,能够再像20年前那样,让我有机会请杨老师和师叔——就我们三人,再吃一顿火锅,共话当年,体味他们当年给予我的尊重、温暖、爱意与善意!

人间真情

